

小纤维“混”出可持续的色彩

来自中国美术学院纺织服装研究院的张志涵，从废旧纤维中发掘出了灵感。他的可持续服装作品《Recolour(再造的混色)》，是一次将生态观念与废纺再生、时尚行业和数字技术相结合的尝试。

他在杭州临平一家纺织品再生科技公司调研，了解到再生无纺制备工艺。这种物理回收工艺，相比化学回收而言产生的次生污染较小，是将回收的废旧面料，通过开松处理成为短小的纤维，然后经混料、铺网、热压等工序，组成新的面料。因为这些再生面料形质都较单调，所以多用于工业领域。张志涵想，如果能用这种工艺做出丰富多样的服装、饰物、家居用品等，就能让再生无纺产品进入到日常生活中，形成消费品到再生消费品的多生命周期的循环。

张志涵以“混色控制”为核心设计研究理念，将多色、多材质的回收纺织品纤维进行混色实验。他尝试推导出可数据化测算的“混色预测模型”，用电脑推演测算出多种纤维以不同比例混合的效果，从而节省测试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从大众生活中收集的废旧衣服，经过循环利用与设计，又成为一件件时尚的新衣，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张志涵认为，尽管几件可再生面料的时装不会对保护生态环境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借助这些设计，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可再生的工艺和观念，在日常中提高对环保的关注。“如果每个人都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自发去判断、选择更健康更环保的产品，那么就会反过来促使产业链的源头做出改变。”

在他看来，生态美育是全民观念的提升：“或许我们可以从一个社区开始，慢慢地提倡一种健康的、可持续的、充满关怀的、充满善意的生活方式。以艺术教育为核心抓手的美育，承担着支撑人类文明进程一个侧翼的功能，承担着让人拥有体验幸福能力的任务，承担着让生活富有诗意、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使命。”

在平时的教学工作中，张志涵也高兴地看到学生们对于可持续理念的重视：“我并没有刻意推动他们去做这些，同学们会自发地认为，身为设计师，能够从所做的可持续作品中体会到更多社会责任感和价值感。”

走进社区 跨越年龄

本次活动由学院与社区携手合作。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江河介绍道，1967年，罗伯特·加德在威斯康星大学发起了“小型社区艺术”计划，该计划在美国首次将社区艺术与商业、自然资源保护、经济发展、跨文化交流、健康、教育以及公民生活等方面联系起来。于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中。本次团队的一系列实践，是将未来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打造成地方文化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实验探索，也是一场生态文明美育的大众传播课堂。希望在观者心中植入生态家园的种子，从此更加熟知并热爱朝夕相处的这一方天地，立定脚下，心怀远方，探索创造，生生不息。

团队成员孙嘉政通过这次活动感悟颇多，作为艺术史论专业的本科生，他收获了有别于课堂学习的实地调研、策展、筹备美育课堂的经验。这也给了他在未来择业上的启发：社区是开展生态美育的重要窗口，这种接地气的美育实践，或许也是艺术人文学院学生可以开拓的职业赛道。

周小淳在现场讲解的时候发现，虽然观众涵盖男女老少不同群体，但对生态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青少年和儿童；她注意到目前市面上的生态科普也是面向少年儿童居多。孙嘉政参与筹备的社区美育课堂，也是以儿童为目标受众。受众年龄偏小，似乎是当下生态美育的一个普遍现状。

然而在这个万物共生的世界中，每个人都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本次社会实践带队老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张乔也特别关注这点，她认为生态美育应面向全年龄段社会成员，区分不同的观众群体，根据每个年龄层人群的接受程度、理解能力、兴趣领域进行设计，从认知方面到行动力都需要跟进提升。张乔认为美育是一个长期濡染的过程。每一次与生态相关的社会热点，也都是开展生态美育的生动案例，能够促使人们了解身边的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在形式上，除了面向少年儿童的审美感知与知识科普；对于成年人，则还需要媒体等主体参与引导更加全面深刻的讨论。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句话出自宋代张载《西铭》，意思是民为同胞，物为同类，泛指爱人和一切物类。在这种广博共生的爱中，世界得以生生不息。生态美育源自这种博爱，也将再人们的共同推动下，进入每个人心中。

四川美术学院“未来大学”实验

生态艺术创新工坊

■ 靳立鹏

大学与教育的新生在于回归生命万物的本源，回归我们存在的基础，使 University 与 Universe 联结起来。托马斯·贝里认为任何一所大学最基本的课程是关于宇宙的故事。在他看来，“生态既不是一门课程，也不是一个项目，而是所有课程的基础，所有项目的基础，所有职业的基础，因为生态就是一个功能性的宇宙”。受到贝里的启发，我们提出“未来大学”的概念，希望大学有朝一日可以重塑自然价值，形成新的世界观，不再以“发展”之名行戕害自然之实，希望大学可以从面向未来与深度时间的视角引导学生与自然深度联结，以跨领域的、师生/社群共学的方式开展前瞻性与创造性行动，使大学成为照顾地球生态系统与培育新的思考、感知与行动主体的地方。

在未来大学，我们需要整合内在思考与外在行动两个维度，即一方面照顾自己的思考，疗愈自己思维的生态，关注情感、直觉与想象的力量。另一方面在真实空间的体验中感知自然，了解自己的生存区域与地方知识系统（本地的土壤、动植物、水系、手工艺与历史等），形成地球/生态素养（Earth/Ecoliteracy），恢复我们原本的生命亲缘（biophilia），转向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需要了解热力学与生态学的法则，追问能量（食物与电等）从何而来？废弃物又去向何方？我们终极的能量来源在哪里？科技的局限是什么？如何获得永续农业与生活的适切技术？

未来大学是可以深切体验自然和重新与自然联结场域。萨提施·库玛（Satish Kumar）说，与自然建立联结是方式是“走入荒野，走入户外的教室，让自己的心灵与思考向着自然界的神秘、魔法与壮伟敞开”。未来的大学、城市与人类都需要一次“再野化”的洗礼，因为自然是重新获得创造、身体与精神能量的所在。更为直接的是让未来的大学与学校“建立在广阔的田野与森林之中”，让这直接与自然建立亲缘的过程可以随时发生。此外，每一所学校都应有自己的花园/农园，师生可以在课业之余，一起参与包括生态食物生产、园艺、堆肥与准备食物等劳作。这些身体的劳作也是疗愈心灵，培育情感，激发想象力的过程，同时也是重新给予劳作以尊严的过程。

与自然万物联结，参与劳动，整合头脑、心灵与双手，是在“生命系统的共同体重塑人类”的活动。这一重塑人与发展人的过程是社会雕塑的基础。人类的新主体需要在物种层面重塑，需要学会尊重其他物种及其生存的空间，学会与非人类生命共同创造，与社群共同创造。在我们探索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不要忘记人的能量、创造力与联结能力才是我们未来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在本学期初的生态艺术创新工坊课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实验未来大学理念的机会。受到梅西（Joanna Macy）的“联结的事业”的启发，我们希望行动首先是来自内在世界的唤醒，想象通过饮食感知我们的身体与自然的相互交融，感知土壤、水与非人类生命实际上是我们的身体的延伸，重新与地球社区进行联结，想象与感知自然现在的苦痛与受难。但是苦痛不是我们行动的障碍，相反它是激发为生命万物福祉而去行动的源动力。这一勇于修复的行为也是地球作为自组织生命体自我疗愈的体现。我们鼓励同学以整体的“生命系统”（living system）视角看待万物、社会、社区乃至自身，以“关系”和组织模式的视角看待系统中的组成要素。通过与社群和万物协作的生态艺术行动我们有创造正反馈与促进新模式（pattern）涌现的可能。



小组项目：蚯蚓农场

小组成员：周欣然、杨梓榆、吴佳丽、马慧雯、赵婧圆、邓俊

蚯蚓农场可以将果皮菜叶等生厨余转化为肥沃的蚯蚓粪作为肥料使用，产生的蚯蚓茶是很好的液肥，养殖的蚯蚓还可以作为鱼饵，因此它是朴门永续设计一个重要的环节。小组成员用愈园收集的废弃洗手池搭建蚯蚓农场，并融入了《伟大的地下工作者》中关于达尔文对于蚯蚓智慧的研究和蚯蚓身体结构的介绍，并且设计了未来蚯蚓农场可持续的运维系统。